



我们曾经以为已然奔绝的记忆与物事，
终将在海的某处默默聚成岛，
重新随着坚定的浪，
搁浅在忧伤的海滩上。

复眼人

吴明益——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复眼人

吴明益 著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夏日出版社经光磊国际版权经纪有限公司授权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在全球（不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独家出版、发行。

Copyright © 2011 by Wu Ming-Yi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复眼人 / 吴明益著.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33-1025-3

I. ①复…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7779 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12-5151

复眼人

吴明益 著

丛书策划 刘志凌

责任编辑 罗晨 刘灿灿

特邀编辑 毛文婧 刘志凌

责任印制 付丽江

封面设计 蔡南昇

内文制作 周文彬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北京朗翔印刷有限公司

纸张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9.25

字数 206千字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025-3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翼覆翼，光覆光

Wing above wing, flame above flame

目录

序言	1
毁灭的日常庸俗——读吴明益的《复眼人》	
第一章	5
1 洞穴 / 2 阿特列的一夜 / 3 阿莉思的一夜	
第二章	23
4 阿特烈的岛 / 5 阿莉思的房子	
第三章	53
6 哈凡的第七只 Sisid / 7 阿莉思的 Ohayo	
第四章	75
8 乌尔舒拉乌尔舒拉，你真的要往海上去？ / 9 哈凡哈凡，我们往下游去 / 10 达赫达赫，该选哪条路往山上？	

第五章103

11 海上涡流 /12 另一个岛

第六章123

13 阿特烈 /14 阿莉思 /15 达赫 /16 哈凡

第七章147

17 阿特烈的岛的故事 /18 爱丽丝的岛的故事 /19 达赫的岛的故事 /

20 哈凡的岛的故事

第八章179

21 通过山 /22 暴雨将至 /23 复眼人 I

第九章209

24 海岸路 /25 山路 /26 复眼人 II

第十章235

27 森林里的洞穴 /28 岩壁下的洞穴 /29 复眼人 III

第十一章259

30 复眼人 IV/31 The Road of Rising Sun

后记281

给与我倾谈向火的人

序言

毁灭的日常庸俗——读吴明益的《复眼人》

杨照

—

读吴明益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复眼人》，我一直想起汉娜·阿伦特对于纳粹最强烈，却也是最无奈的指控，“邪恶的日常庸俗”(banality of evil)。纳粹之所以能犯下那么惊人的罪行，在短短几年间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阿伦特告诉我们，正因为杀人夺命的邪恶被日常化了，许多参与其间的人用一种日常、反复的态度，如同对待一份并不特别有趣有意义的工作般，将活生生的人送进集中营，送进毒气室里。

他们不觉得自己邪恶，他们无从觉得自己邪恶。他们的感受被包裹在日常性中麻木了，邪恶不再有任何特殊性存在，对别人来说太过刺激的邪恶考验，对他们却太平庸了，平庸到不可能带有任何道德的反省。

吴明益写的，是“毁灭的日常庸俗”(banality of destruction)，主要的是山、海环境的毁灭，然而依随着山、海环境的毁灭，必然有连带

的，更复杂的毁灭，人与人的感情状态的毁灭。

二

这几年来，全世界最具备环境意识的地方，是好莱坞。好莱坞连续拍出了许多处理环境主题的灾难电影，让观众如同身历其境般目睹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而且这些电影，是花大钱用最新动画技术拍成，都是重点宣传巨片，也都有很不错的票房。

视觉效果上没有那么夸张，但在灾难意识上和好莱坞相呼应的，有阿尔·戈尔的《不愿面对的真相》，有吕克·贝松兼职的《家园》，还有我们台湾拍的《±2℃》。它们都提出迫切的警告，让大家看到地球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将要带来的重大破坏灾难。

显然，这样的警告、威胁，有其吸引人的地方，不然最是明了市场运作的好莱坞不会如此反应。最吸引人的，是灾难，是灾难的奇观。海啸、飓风、冰冻、干旱或下不完的大雨，海水上升淹没了城市田园。这些影片都精彩呈现了让人看得目瞪口呆的奇观。

不能说这样的影片对提高环境意识没有帮助，帮助很大。但是奇观有其限制，大自然的破坏奇观，最根本吸引人的地方和五万发烟火构成的跨年晚会高潮是一样的。人们很容易就以目瞪口呆看跨年烟火的心情，目瞪口呆地看银幕上熟悉的城市一夕之间遭到毁灭。

三

关键就在“一夕之间”。这些影片所呈现的，几乎都是瞬间的灾难，或灾难来袭后的疮痍状况。那样的灾难很刺激、很惊人，谁都会凜然震

动，然而那样的灾难，却不是环境灾难的现实。至少不是主要的现实。

环境的破坏、毁灭，是日常性的。比杀人夺命，消灭掉一整个种族，更是日常一百倍、一千倍。毁灭一点一点地来，一点一点地积累，已经累积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从来也没有以呼天抢地的方式，依照好莱坞编剧写的那样展演在我们眼前。破坏、毁灭真正的特性，和好莱坞要讲的，刚刚好相反——在于其沉默、安静、普遍、无处不在，也就是在于其日常庸俗。

好莱坞必须将这无所不在的日常庸俗，予以戏剧化，才能将之从庸俗中拔拖出来，让人们看到，让人们感受到；然而吊诡地，脱离日常庸俗被看到的环境灾难，也就不再是真实的灾难了，当大家高度在意惊天动地的灾难时，日常庸俗的毁灭反而更被忽略了，会被凸显看到的、害怕的，很不幸地，就不会是真实的。

四

但，怎么描绘那日常庸俗的毁灭？既然是日常庸俗，也就没有醒目显眼之处，画了不也等于没画吗？

吴明益之前曾经用散文之笔画过。他的《蝶道》、《家离水边那么近》建立了一种不同于之前台湾“自然写作”的腔调。他如此细心，且如此耐心，排除了抢救的迫切语气，看似不温不火地将骑车缓行的细微观察与幽微心境堆叠、铺陈，不需要太多的形容词，那样的叙述与节奏中，就有了内在的一种珍惜与爱护，传染给阅读者。他不特别区分该被挽救的，与该被痛恨的，平等地娓娓记叙，却更能激起怅然伤痛之情，而且久久不散。

同样的细心与耐心，也重现在《复眼人》里。带有未来与高度幻想

性的场景中，吴明益却将非现实性的设计刻意低调处理，隐藏在诸多近乎写实的细节间，让人几乎浑然忘却了幻想与现实的界限，总体地感受到小说里几个叙述角色和自然间的亲密紧密关系。

《复眼人》作为虚构小说，最核心的情节，当属那一座靠近、撞击台湾东海岸的“垃圾岛”，这本来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观，是好莱坞制片可以一眼认出的“卖点”，但吴明益却能维持不温不火，没有一点激情地描绘其过程。焦点不在奇观本身，毋宁在即便如此奇观灾难当头，人们毕竟还是只能以一种日常庸俗的态度对之。

藉着写出人对奇观的无能为力，人在奇观之前的惫懒，吴明益碰触到了日常庸俗。

五

日常庸俗，见怪不怪，或该说，大惊小怪过头了以致堕入反复惫懒中，这种对待环境的态度，具有高度传染性。势必影响人如何看待生命中其他事物，包括人际关系，包括爱情，包括自我生命的选择。

《复眼人》集合了好几个因为不同原因，逃离了日常庸俗态度的人。他们比一般人，多一点对于周遭的陌生抽离，少一点理所当然，也就随而多了一点不忍与珍惜。这样的多一点、少一点，主宰了他们的生命选择，增添了他们的犹豫与折磨，他们不是一般人，他们是难得看出了一般人的庸俗日常中，带着最恐怖的不正常的“复眼人”。

第一章

1 洞穴

在隙间水的潺潺声中，山突然发出了巨大、却像是来自远方的声响。所有人都暂时安静一下。

李荣祥大喊。那不是水流，不是；也绝对不是什么石头滚动、岩盘崩裂之类的声音，当然也不是说话的回音。那更像是一个完美的玻璃墙，被突如其来的什么撞到，初看毫无伤痕，其实已悄悄地从某处开始出现细微裂缝的声音。但那声音随即隐匿，接着地底下和指挥室的人们只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和无线电沙沙沙沙沙底声响。

薄达夫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用带着浓浓腔调的英文说，“刚刚，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没有人回答，但其实大家都听到了，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形容而已。就在那一瞬间，电气系统突然完全中断，深入山的这个洞穴霎时黑暗一片。所有的人都望向眼前的黑暗，但其实什么都看不见。此刻，那声响又再出现了一次，就仿佛山的里头有着什么巨大的物事，正在走近或者离开。

安静！安静一下。李荣祥刻意放轻了声音，以免声波引起岩壁的震动，再引起一次坍塌。但其实，所有人早已安静下来。

2 阿特烈的一夜

瓦忧瓦忧岛民以为世界就是一个岛。

岛坐落在广大无边的海上，距离大陆如此之远，在岛民记忆所及，虽然有白人曾来岛上，但从来没有族人离开岛后又带回另一片陆地的讯息。瓦忧瓦忧人相信世界就是海，而卡邦（瓦忧瓦忧语中“神”的意思）创造了这个岛给他们，就像在一个大水盆里放了个小小的空蚌壳。瓦忧瓦忧岛会随着潮汐在海里四处漂移，海就是瓦忧瓦忧人的食物来源。但有些种类是卡邦所化身的，比方说被称为“阿萨摩”的一种黑白色交杂的鱼，便是卡邦派来随时窥探、试探瓦忧瓦忧人的，因此被瓦忧瓦忧人归纳为不能吃的种类。

“如果你不小心吃掉这种鱼，肚脐旁边就会长出一圈鳞片来，一辈子都剥不完。”走起路来一高一低，拄着鲸鱼骨当拐杖的掌海师，每天傍晚都要坐在树下跟孩子们说关于瓦忧瓦忧岛所有关于海的故事，说到太阳隐没到海中¹，说到孩子变成少年通过成年礼。他的话语尽是海的气味，吐出的每一口气都带着盐分。

“长出鳞片来会怎么样呢？”一个小孩问，这里的小孩都有一双像夜行动物一样的大眼睛。

“唉呀，我的孩子，人是不能长鳞片的，就像海龟不能肚子朝天空

睡觉啊。”

另一天，掌地师则带着孩子们走到山坳与山坳之间的土地，那里长着阿卡巴，意思是像手掌一样的植物。岛上仅有极少可提供淀粉类的植物，阿卡巴就是其中一种，丛生的植物仿佛伸出无数的手向天空祈祷。由于岛太小，也没有什么工具可使用，岛民在种植这些植物时会在土地上堆满碎石块，一面挡风，一面保持土壤的湿度。“要有爱啊，用爱把土围起来，土是瓦忧瓦忧岛最珍贵的东西，像雨水和女人的心一样。”掌地师带领着孩子学习如何布置石块，他的皮肤就像干裂的泥土，背脊拱起如土丘，“世界上只有卡邦、海跟土值得信任啊，孩子们。”

岛的东南方有一片环礁围起来的潟湖，这是岛民用小型手网捕鱼和采集贝类的好地方。岛的东北方大约“十椰壳”（意味着投掷十次椰子壳的距离）外，有一处珊瑚礁岩，在退潮时会全部露出，是海鸟的聚集地。岛民用一种树枝编织而成，叫做“古哇那”的工具捕鸟。从外表看来，古哇那只是单纯一端削尖的棍子，岛民在钝的那头打了个洞，穿上咸草编成的绳子。瓦忧瓦忧人带着古哇那，划着独木舟接近珊瑚礁岛，然后任由洋流带着他们沿着岛航行。他们故意不看海鸟，心底对卡邦祈祷，然后在洋流带着船接近鸟的一瞬间奋力甩出古哇那。被卡邦祝福的绳子会刚好套在海鸟的脖子上，再一旋手，就可以用尖的那头将鸟刺死，血水会从尖端流下，仿佛受伤的是古哇那似的。信天翁、鳶鸟、军舰鸟、海燕、鸥鸟以生产力来对抗古哇那，它们在春季停在岛上筑巢、产卵。因此这个季节瓦忧瓦忧人每天吃蛋，脸上都挂着残酷而满足的微笑。

和所有的岛一样，瓦忧瓦忧岛除了雨水和岛中心一座湖以外，淡水常常不足。而以鸟和鱼为主的食物含盐量又高，使得瓦忧瓦忧岛民看起来既黑且瘦，常罹患便秘。瓦忧瓦忧人清晨会在自家挖的茅坑背着海

排便，很多人因为太过用力而掉下泪来。

岛并不大，以一般人的脚程来说，大概从早饭到午饭过后不久可以走完一圈，也因为岛不大，所以岛民习惯粗略地说此刻是“面向海”或“背向海”，面向海或背向海的标准，则是依据岛中央那座矮矮的山。他们聊天时面向海，吃饭时背向海，祭祀时面向海，做爱时背向海，以免冒犯卡邦。瓦忧瓦忧岛没有酋长，只有“老人”，老人中最有智慧的称为“像海一样的老人”。家里出过“像海一样的老人”的房子门会面向海，像一条倒覆的独木舟，两侧有贝饰与雕饰，侧面贴上鱼皮，前面有岛民用礁石为这户人家建的挡风墙。岛民没有办法走到任何一个“听不到海的地方”，没办法吐出一句没有海的话语。他们早晨相遇的时候说，“今天到海上吗？”中午时间，“要不要到海上去碰碰运气？”而即使今天根本因风浪太大没有出海，晚上碰面时仍会互相叮咛“等会我要听听你说海的故事”。每天岛民出海捕鱼，碰到的人则会在岸边大喊：“别让名字被魔奈带走啊！”魔奈是海浪的意思。互相碰面时则问候：“今天海上天气怎样？”即使海上正刮着大浪，另一个人也一定得回答“非常晴朗”。瓦忧瓦忧语的音调像海鸟的叫声，尖锐而响亮，像海鸟的翅膀，在转折处有些微的颤抖，每个句子结束时会发出像海鸟潜入海中时破浪的尾音。

瓦忧瓦忧人偶尔缺乏食物，偶尔因天气太差没有办法出海，偶尔两个部落会起冲突，但不管日子怎么过，每个人都擅长说各式各样的海的故事。他们吃饭时说，打招呼时说，祭典时说，做爱时说，甚至连说梦话都说。虽然没有经过完整的记录，但许多年后或许人类学家会知道瓦忧瓦忧岛是一个拥有最多海的故事的地方，他们每个人共同的口头禅是：我跟你说一个海的故事。瓦忧瓦忧岛民从不问别人年龄，他们就和树一样长高，像花一样挺出自己的生殖器，蚌一样固执地等待时间流逝，海